



## 佛經的重譯與節略

爲了適應現代學人研讀起見，有人主張將佛經予以重譯或節略，我們謹就此問題略加檢討，並抒芻見。

一、佛經經魏晉南北朝而隋唐，歷時數百年，積千百人的聰明才智而成。當時譯場的粗設多爲政府所主持。姚秦時的西明閣與逍遙園，是國立譯場的開始；羅什以下，有僧肇等八百餘人，共襄譯事。此外南北朝各代也設譯場，隋有東西兩京的兩翻經院，唐爲玄奘設譯場於長安，內有證義經文、華梵筆受諸科，譯事之盛，已達高潮；其後，實叉難陀，重譯八十卷大本華嚴；義淨續譯唯識諸論，補奘師之所未譯；不空譯密部經咒百四十餘種，密宗於是成立。

這些大規模的譯場，有組織的譯業，如無政府的資力和人力支持，個人或民間社團，那能負此重任；何況當時譯作，皆經多人合作，證義考文，至再至三，備極精密，遂成「國寶」！因此，我們不敢輕言重譯所有佛經。

二、民國初年，白話文經提倡後，學校教科書多改用語體，時至今日一般社會人士尤其青年學子，看到隋唐以前文字，不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駢文，便是隋唐時代所提倡的秦漢古文，誰能念懂那艱深冗長的經文，因而有人主張將佛典重譯爲白話文，或擇尤節略，以廣流傳。我們固應珍視國寶，然而也不能聽任它永遠置之高閣，必須設法使它引進學府，以供青年學人鑽研與深究，甚至輾轉翻譯，使此國寶之光輝，普照天下！

三、我們的意見是：已有的佛典當然照舊保存，爲一些對古文有深的造詣者閱讀；但爲普及於學校、社會、民間，也贊成擇其難懂又切合人生實用的部份予以重譯，但執筆者必須自身澈底了解，才能不離經義，例如日本學者已創先例；出版了某些經論的節略，而我國學人也改寫了幾部重要經典，稱爲「某經大義今釋」，南懷瑾教授寫的「楞嚴大義今釋」，「楞伽大義今釋」都是分了章節；用白話文把高深的義理，用近代的口語寫出。使高中程度的青年，能研讀了解；有時還以心理學、生理學、物理學種種現代學術來比喻解釋，這樣使佛學大衆化、科學化、實踐化，一方面融合了西方文化；另一方面推進了今日我國所提倡的文化復興運動，亦正符合三民主義的眞精神。

本刊原爲大專師生研究佛學而服務，今後願爲這一神聖事業，擁帶先驅；期待海內外學者、賢達共同努力合作。